

世界摄影大师经典

作品集

Diane Arb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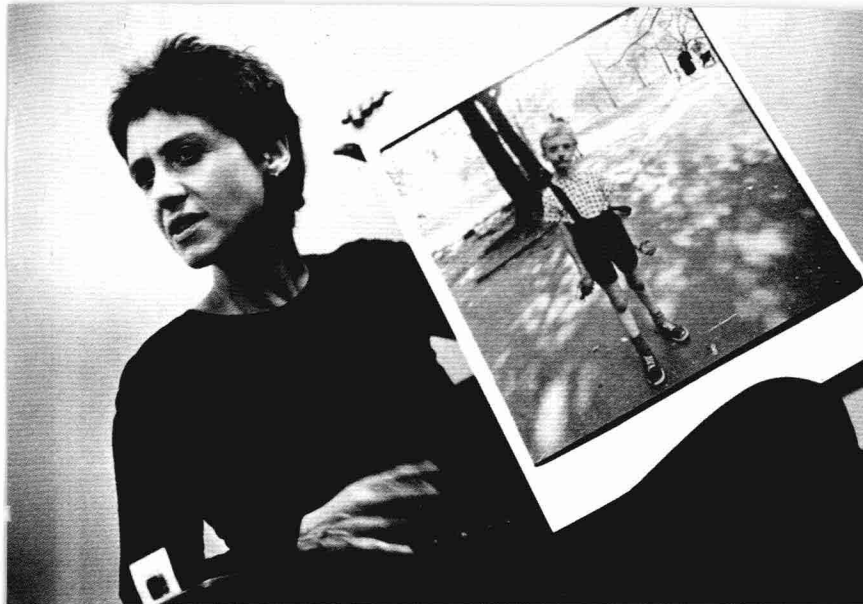
黛安·阿勃丝

独觉色品图像研究中心 编著 / 汕头大学出版社



任何人从来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我所认可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黛安·阿勃丝



黛安·阿勃丝

Diane Arbus

| 世界摄影名家经典作品集 |

汕头大学出版社

黛安·阿勃丝

编 著 / 独觉色品图像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 胡开祥

封面设计 / 郭 炜

设计制作 / 北京时代印象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责任出版 / 林 琦

责任技编 / 姚健燕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 30 千字

开 本 / 787 × 960 1/32 印 张 / 3.5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5000

定 价 / 全套 100.00 (共 5 册), 本册 20.00 元

ISBN 7-81036-954-7/J · 72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5 室

电话 / 020-85250103 传真 / 020-85250103-6001 邮编 / 510075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 3833 传真 / 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阿勃丝的艺术是反动的艺术——这种反动是对上流趣味的反动,是对约定俗成的反动。这就是她让时髦、时尚和美的东西统统滚他妈蛋的方式。

——苏珊·桑塔格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黑暗中的舞者

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 1923年3月14日, 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小时名叫黛安·内梅洛夫。她的父亲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经营一家时尚的百货店。1930年, 黛安在一所伦理教育学校里读书, 开始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和所有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样, 她与她的哥哥和一个妹妹在一种具有良好教养的温馨的氛围里渐渐长大。她从不知苦难为何物, 并且相信自己有一个天堂一样的未来。这个时期, 她无意间接触到一些被人们忽略的怪人: 侏儒、露阴癖、巨人, 等等, 这些人的身体形态以及生活方式引发了她强烈的好奇心。她被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圈子所无法解释的悲剧所震惊! 她开始不断地穿过城市的一条条大街、花园、过街天桥和地铁隧道去跟踪他们, 渴望知道他们怎样活着。她用一个小女孩纯净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在她这个阶层人家的孩子完全陌生的世界。这种非常性的经验对她后来的事业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和异于常人的形体, 成为她后来那些重要的摄影作品的主要内容。

1938年, 15岁的黛安遇到了在她父亲的商店中打工的阿伦·阿勃丝, 两人双双坠入爱河。18岁, 她放弃了进入大学的选择, 和阿伦·阿勃丝结婚。1943年, 她对摄影开始发生兴趣。父亲亦要求黛安和她的丈夫为自己的商店拍摄一些用作广告的照片。这可能是黛安·阿勃丝最早的一批照片。

黛安·阿勃丝留下的日记显示, 这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为安宁的时光。不仅图片中充满了我们在那些时尚图片中常常会看到的温馨的情调和亲切的气氛, 而且他们的生活本身亦充满了美国中产阶级那种世俗化的幸福和平静。



黛安·阿勃丝和阿伦·阿勃丝 1956 年

1945年4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杜恩出生，尽管在丈夫眼里她始终是一个任性的女人，黛安还是像天下所有的母亲那样以女性特有的温爱之心来照拂孩子和家庭。她热衷于做家务，处理琐碎的日常生活，并且把这一切写在自己的日记里。1946年初，她开始师从著名的女摄影家贝伦妮丝·阿博特学习摄影，此后，黛安与服役归来的丈夫成为一对合作默契而且相当成功的时尚生活的摄影师，开始为《魅力》这样的杂志拍摄大量时装照片，后来亦为《哈泼市场》等著名媒体拍摄时装照片。收入颇丰的黛安一家还像所有那些美国家庭一样热衷旅游。1951年，他们全家到欧洲旅行一年。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

在此之前，黛安并未显示出她是一个有着独特眼光和魅力的摄影师。一切变化都发生之后。1958年，已经于时尚类的题材拍摄感到厌倦的黛安进入著名的艺术指导亚利克赛·布罗多维奇主持的摄影训练班学习，开始接受系统完整



黛安·阿勃丝抱着第一个女儿杜恩·阿勃丝

的艺术史教育。此时，她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1959年，她又认识了以拍摄那些怪异的街头行人而闻名的女摄影家莉赛特·莫德尔，并进入她举办的摄影学习班学习。对于黛安的摄影，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莫德尔对摄影的独特理解，她对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人群的关注和兴趣，让黛安极有认同感。其实是莫德尔的图像唤醒了黛安许多童年的记忆。尽管在这段幸福的家庭生活时光里，她不再像童年时期那样着迷地去追踪畸形人，但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那种惊讶、好奇和恐惧却始终在追随着她。而这种恐惧又与她过去所感受到的家庭温情，她接受的良好教育存在极大的冲突。选择总是困难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黛安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她不得不在做着那些自己感到厌恶和虚伪的事情。除了得到可观的收入之外，她对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的照片没有认同感，而对她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那些非常性的生活经验又无法成为她面对和拍摄的内容——她对拍摄这样丑陋的足以激怒常人的图像没有足够的信心。正是莫德尔的工作成就和摄影的理念使黛安明白了她应该去做些什么。莫德尔说：你一定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要去拍那些你特别想拍摄的人。其实摄影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当你想拍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把他拍下来。

这一年，她还认识了著名的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垮掉派诗人金斯堡，以及热衷于拍摄学生运动和美国西部、后来成为时尚摄影大师的摄影家理查德·艾维顿。他们的工作和精神状态给她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她结识了她后来的情人马文·伊斯雷尔。马文对她异于常人的才华的激赏和鼓励，让黛安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她放弃了薪水优厚的时装摄影的工作和平稳的家庭生活，开始来到了畸形人的世界里。

她在纽约畸形人博物馆中租到一个住处。每天，当所有人出入公司、商场、银行、学校、娱乐场所时，黛安便带着他的6×6相机走进妓院、脱衣舞演出的后台、变性人旅馆、奴役屋、马戏团，去拍摄那些远人们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人们：马戏团的巨人，咖啡馆中手舞足蹈的低能儿，残废老军人，正在从男性变为女性或者是从女性变为男性的变性人，孤独地在黑夜的大街上唱着走去的侏儒，在旅馆最下等房间里吸毒的同性恋者，天体营中的裸体主义者……她将这些仿

佛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们留在自己的一格格底片上。与许多后来的摄影记者不同的是，她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是窥探者出现在他们中间，她几乎是以一种自虐式的粗暴的手段将自己投入其中。从精神体验的角度上说，她是作为这个畸形人世界的真正一员来到他们中间的，因为她视那个过去生活过的世界，视那些优雅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教养为一种极端虚伪的东西。在她的理解当中，正是我们热衷的那种中产阶级式的优雅遮蔽了生活本身的残酷和真实。她渴望通过这种认同和非常性的拍摄经验，得以洗刷作为一个所谓的正常人那种习以为常的虚伪带与她的痛苦。

所以，尽管后来的许多批评家和读者怀疑她的工作方式是否具有侵略性和别样的动机，黛安却从不通过相机的镜头刻意地去评价对象，也从不采取一种好奇的观看姿态和掠夺式的图像采集策略。阿勃丝在谈到她的照片时说过“我要想说明的就是：一个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躯壳，跑到别人的躯壳里去……别人的悲剧与你是不同的。”这样的悲剧性的人物是一种你无法进入其中的世界，你只有一种权利，那就是就像看待一切存在一样平静地看待这个奇异的世界，尊重他们的存在和生活。她并不是从外向里地进行观看和渗透。那位巨人的照片是她在认识他和他的家人十年后才按下的快门。她赤裸着自己生活在天体营的人群中，然后慢慢地拍摄他们。她的这些照片几乎都是面对面拍摄的：被摄者面对她的相机，从正面射来的光线，让被摄者清晰地出现在一帧帧图像当中。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她面对的那些对象对她并无戒备之感。他们看上去自然本真，毫无讶异之感，仿佛从不在意在她的镜头面前表露他们身体的种种缺陷。正如艾维顿评价的那样：那些被她拍摄过的人们，把她看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不仅仅是一种尊重，这比尊重更高贵。的确如此，尊重仍然意识着一种等级差异和距离，黛安对他们的理解超过了这个界限。她说：“大多数人活在世上总害怕他们会经受创伤。而这些人却是生来就带有创伤。他们已然经受了生活的考验，他们是第一流的人物。”

1963年3月，经由著名纪实摄影家沃克·伊文斯的介绍和极力推荐，阿勃丝获得了古根海姆奖金。这让她得以有条件周游全美国，自由地完成她的拍



黛安·阿勃丝使用过的《先生》杂志和美国杂志摄影协会颁发的记者证。

(右图) 黛安·阿勃丝的老师莉赛特·莫德尔的作品之一《英国人街》，1937年拍于法国尼斯。莫德尔对黛安·阿勃丝的

摄计划。这一时期的拍摄对象，侧重于双胞胎和三胞胎、家庭聚会、节日庆典，以及一些性群聚会场所。1965年，她不幸得了肝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略有好转。1966年，她再次获得古根海姆基金的支持，继续她的这个拍摄计划。

这些图像无疑会引发那些持有伪善艺术趣味的中产阶级的憎恨。在他们眼中，黛安的照片里充满了一个毫无秩序的混乱而丑陋的族类。他们身着粗俗的衣服，脸上充满令人厌恶的表情，散发出一种腐败的气息！即使是那些她拍的正常人，也是他们在非常情况下的姿态，诸如双胞胎、三胞胎、天体营……等等。没有谁愿对这些影像多看一眼，因为它带给人们一种难以言喻的阴暗情绪。这种图像动摇了人们对于生活由来已久的那种美好的幻觉，粉碎了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本质的基本认识。1967年3月6日，在著名的艺术指导约翰·萨考夫斯基的策划主持下，黛安与加里·威诺格兰德、李·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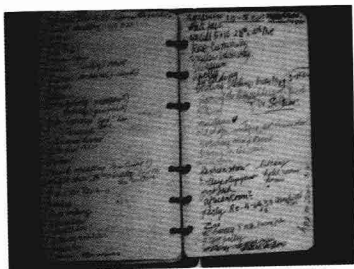


德兰德一起，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著名的“新纪实摄影展”。黛安·阿勃丝的三张作品招来了无数的抨击文章和恶毒咒骂。美术馆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必须去清理掉人们吐在上面的口水。但不容质疑的是，只要瞥过她的作品一眼，便没有入再会从心里把它们忘却。她因此被推崇为“新纪实摄影”的先驱者和代表性人物之一。她的作品开始被世界各地的艺术评论家提及，而且经常被人们看作与德国的奥古斯特·桑德比肩的大师级人物，因为桑德的作品《时代的面孔》，虽然表现方法不似阿勃丝那样直接和具有视觉冲击力，但它在主题和图像方式上却与阿勃丝颇为相似。

黛安·阿勃丝从不为自己申辩。她说：“任何人从来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我所认可的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句话印她在1970年出版的一本只有10张照片的生前唯一一本摄影集的扉页上。她只关心一种东西，那就是为自己不能在精神上完全达到这个畸形人家族的自在状态而感到焦虑和痛苦。在她敏感、脆弱而且尖锐的神经里，已经隐藏着濒临崩溃的危险。1968年7月，她再次入院治疗肝炎，并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行为古怪，脾气亦越来越暴躁，与人难以相处。1969年，黛安与长期分居的阿伦正式离婚，并入院治疗抑郁症，但效果甚微。日记的记录显示，她开始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产生极大的怀疑，经常性地陷入严重的悲观情绪当中不可自拔。

1970年，在朋友的鼓励帮助下，黛安搬进新建成的艺术家村落格林威治居住，并接受萨考夫斯基的邀请从事图片编辑工作。同年开始关注智障者的生活状态，进入新泽西州的一所智障者收容所，全面拍摄他们的生活。1971年春季，艺术家村落当中的两位艺术家自杀身亡，给精神已经极度敏感脆弱的黛安以极大刺激。她对她的老师莫德爾说，她越来越厌倦自己的照片和生活。朋友给与她尽可能的帮助，但情况并无好转。她似乎预感到了死神从远处大步渐渐走近。她的照片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诡秘的意味。在她最后的一组作品中，阿芭丝拍摄了一组低能儿的化妆舞会。她在一张戴魔鬼面具的智障者的照片背后写道：“我们不要沮丧，来吧，与我到地狱共舞！”

1971年7月27日，她的情人马文·伊斯雷尔打开了阿勃丝的房门，发现



黛安·阿勃丝的笔记本



手持相机走在街头的黛安·阿勃丝

她躺在一只澡盆里用刀片割断了腕动脉。血水染红了她的身体，亦染红了一池流淌的清水。水溢出了澡盆，流满了整个房间。周围很安静。

黛安·阿勃丝的死，更增添了她和她的内容奇异的照片的声誉。1972年，阿勃丝成为威尼斯美术双年展上的第一位美国摄影家。197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她举行了一次从美国到加拿大到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大型作品回顾展，观众达725万人之多。同年，美国光圈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有关她的专著《黛安·阿勃丝》，在短短的几年里，印刷12版，销售达10万多册。2003年10月，黛安自杀32年之后，一个以“黛安·阿勃丝：泄露”为主题的大型回顾展，在美国旧金山现代美术馆展出，无数的艺术爱好者前来观看她那些极具冲击力的照片、内容驳杂丰富的日记，以及她生前朋友们为她拍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中，阿勃丝手持相机走在人群里，目光陌生，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她的目光分明地越过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所谓正常的世界。相信正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着她，在众人无法得见的地方，晃动着她的影子。

撰文/老树

阿勃丝第一次怀孕的自拍照



关于黛安·阿勃丝

给阿勃丝一架照相机，就像把一颗手榴弹交给了一个婴儿。

——诺曼·梅勒

她是当代纪实摄影的重要人物。她始终不渝地用照片率直地表现那些几乎得不到社会承认的人们，以及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人，把他们在公众中的假面具上的裂痕鲜明地勾划出来，这些照片在它们创作的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旧议论纷纷。——《ICP 摄影百科全书》

阿勃丝的摄影行为几乎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而非视觉表达。她会永留青史的原因也在于：让人透过她所拍摄的对象去思考命运与悲剧，思考自己与别人，思考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

——阮义忠

像弗里德兰德和威诺格兰德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她以自己极大的好奇呈现了一个“个人化的美国”。她的作品所揭示的是，“如果我不拍摄他们，人们便无从看到他们”。在她照片人物无所畏惧的目光的逼视下，她的观众惧怕了、畏缩了，可同时她也冒险举起了一块巨石。但在相应的安全距离内，他们却吸引着你，吸引你注视他们的眼光。她对视觉艺术影响巨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她认可并解释了摄影的困惑，她还保持了摄影对现实独到的“关注”特征。

——彼得·特纳《美国摄影：1945-1980》

她对拍摄的照片是否是艺术根本不感兴趣，她也无意于诠释什么观点，或者迎合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眼光，她更无意于炫耀自己。她所关注的是是否能拍出完美的照片，是否能把完美的照片呈现给我们。但是她认为，照片完美的品质只潜藏在它所反映的事物中，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影象，无论放大的技术水平有多高，照片必须忠实于事实，诚如她所言：“照片必须是有主题的，照片的主题永远比照片本身更重要，而且更复杂。”

——杜恩·阿勃丝

黛安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家——没有第二个人能以她那样的方式拍照，也没有人能拥有她那样审视现实的眼光。她的影象没有丝毫的妥协……她以激进的方式纯化着摄影的影象。

——约翰·萨考夫斯基

还有谁会比阿勃丝这样的人能更准确地欣赏奇形怪状的人所拥有的真相呢？她是职业的时尚摄影家——一位包装谎言的编造者，专门制造难以处理的出生、阶级、外表的相异量。但和多年来作为商业艺术家的沃霍尔不同，阿勃丝并不出于推动和玩弄她成长于斯的美学魅力而从事她的严肃艺术，而是彻底与之分道扬镳。阿勃丝的艺术是反动的艺术——这种反动是对上流趣味的反动，是对约定俗成的反动。这就是她让时髦、时尚和美的东西统统滚他妈蛋的方式。

——苏珊·桑塔格